

小袖珍  
說稿  
狡兔窟

海上

館書印務商



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 
宣統元年己酉四月三版

(狡兔窟一冊)  
每本定價大洋一角五分

譯述者

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
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

上 海 北 虹 建 路 第 二 號  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

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 
商務印書館

分售所

京 师 奉 天 天 津 開 封 漢 口 濟 南  
重慶 成都 廣 州 福 州 長 沙 太 原  
商務印書分館

# 翻印必究

# 狡兔窟目錄

- 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舞踏相仇 |
| 第二章 | 酒肆密談 |
| 第三章 | 詭謀得售 |
| 第四章 | 幽窟容身 |
| 第五章 | 探蹤未遂 |
| 第六章 | 中途疑遇 |
| 第七章 | 故示端倪 |
| 第八章 | 大肆劇爭 |
| 第九章 | 世界奇刑 |

狡兔瘟 日錄

- 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
| 第十章  | 以僞亂真 |
| 第十一章 | 禍福變更 |
| 第十二章 | 重臨幽窟 |
| 第十三章 | 匪衆成禽 |

# 狡兔窟

## 第一章 舞蹈相仇

美國亞俄明省之隆道村有名皮虎佛者。向開一酒肆。肆卽從其村名。謂之隆道酒肆。肆中別無他夥。鉅細事悉掌諸皮虎佛一人。一日偶與其徒聚談。論及美國人民富庶。咸得自由。獲享無窮之幸福。且無論貧賤。均有被舉爲伯里璽天德之希望。言次。抵掌於几。向衆曰。諸君。美國行省雖多。而吾儕所居。則惟此亞俄明一省。此處……言猶未畢。旁有一排愛區牛公司總理名戈利辦者。適欲連牛往施蔓哥地方。道出此間。亦預於座。聞皮虎佛之言。卽儻言曰。此地人民。萬有不齊。得享自由之權利者。居於斯。不脫奴隸之性質者。亦居於

斯皮虎佛乎。君今所言。足令聞者歡悅。僕欲與君倒酒痛飲。使君談興勃發。議論益高。何如。卽顧謂鄰近多數人曰。盍赴飲乎。衆人聞言。遂亦不贊一辭。紛然入座。開懷大飲。蓋此歪俄明之俗。不尙浮文。承人招飲。不得稍有推辭。人民皆有尙武之精神。立身之道。苟能槍法完美。卽足動人敬慕。衆人正在隆道肆中酣飲。忽有一人突至門前。大聲曰。諸君能許我共飲否。衆人聞言。皇然回顧。見此人已自外而入。雖胸肩開展。修短合度。而塵汚徧體。目帶灰色。足踏黃皮鞋。衣服絕類村夫。察其狀。恍若傭於牛公司者。其所著之褶衣。則以藍色法蘭絨爲之。兩袖高捲。手腕畢露。右腕套一兔皮圈。股旁徧懸銅帽。纍纍若貫珠。槍囊橫於腰際。中儲手槍。囊間有一皮

帶直曳至踝。似此修飾。苟入乎素居亞東者之目中。固亦不足爲異。而當時隆道村中之人。則皆瞠目注視。竊以爲奇。蓋美人於負槍之處。大有區別。若欲抵制至危險之事。槍囊纔懸腰際。取其出之較便。皮虎佛與衆人注目良久。始謂之曰。此間定有條例。凡未明斯人之底蘊者。概不得共坐而飲。惟今日之酒。實以互相忻悅。則亦不必過以常例相拘。此人遂徐徐坐下。獻酬交錯。歡洽異常。快飲多時。此人於懷中取一鹿皮囊。在手。意似欲償其值者。皮虎佛止之曰。飲歡樂之酒。例不取值。惟不識君作客於斯者。已幾閱月矣。其人曰。僅一星期耳。君豈能識僕非歪俄明之人乎。皮虎佛又諦視不置。尙未及答。戈利獨卽曰。雖不敢必君非歪俄明產。但與僕未

必志同道合。君其牧羊者乎。按美國境內。牛羊不共牧。羊所就食之地。縱碧草離離。牛不過食。以故彼往此來。彼來此往。積之既久。不免始而爭競。繼而齟齬。終遂至於毆鬪者。往往而然。戈利哥之間。固非無意。其人聞言。莞爾而笑。搖首曰否。僕因訪友至此。坐中忽有一人。指其槍囊而言曰。君旣訪友而來。曷爲戒嚴若此。其人未及置答。皮虎佛又曰。客乎。君之貌似曾相識。未知前此亦曾至此否也。其人曰。僕恰似重來此地。但君之識僕。恐或於某招紙上見之。亦未可知。皮虎佛搔首曰。誠是。憶曾識之於某藥招紙。君其明榮醫生乎。其人曰。否否。僕名卡忒。皮虎佛曰。是矣。丸散中有名卡忒肝氣丸者。其殆君之所製乎。但居於斯者。祇知暢飲杯中物。以故愁

城盡破。脈絡灌輸。患肝疾者。百無一人。是君之丸不行於垂  
俄明也。明矣。君今至此。復有何事。坐中又有一人。語含譏誚。  
謂卡忒曰。君醫生乎。恐亦未是斬輪老手也。言未旣。瞥見一  
人昂然直入。雙目炯炯。狀至險詐。旣入室。逕至櫃前。手撫槍  
囊。身倚其上。此人乃美國著名棍徒之魁首。名楷達。嘗盜  
人牛羊。此事按之。美國律法。罪當死。顧人雖知之。莫敢誰何。  
蓋楷達。狡詐百出。羽翼衆多。稍擾其怒。卽爲所噬。是以道  
路側目。悉將除暴之責。舍己而期之於人。迨其後果。有一人。  
設計圖之。不期事尙未成。身先被殺。於是衆鑒於斯。見之益  
益畏懼。咸相戒弗敢動。當日隆道肆中諸人。見其賈然而來。  
皆相顧錯愕。祇得起立以俟之。楷達。向衆人略一點首。曰。

汝等頃所言不相識之人安在。可速標而出諸門外。俾不至爲所擾亂。言訖。以目四顧。故若未見卡忒。欲得而與之嬉戲者。卡忒意氣自若。其於楷達毬初入之時。面已露出驕容。不啻蜘蛛覩蒼蠅之入其網中。傲然自得。楷達毬乃向卡忒諦視半晌。謂皮虎佛曰。君其能戲之乎。言次。將手槍之火機略撥。卽聞砉然一聲。火星四裂。其彈不卽不離。射於卡忒左足之側。謂卡忒曰。速起跳舞。以供衆覽。卡忒問曰。胡爲而欲我跳舞。楷達毬聞言。舉槍一指。機又猝發。正中卡忒右足之旁。將地板擊成巨穴。烈焰併起。幾及卡忒之面。厲聲叱之曰。我在此間。言出必行。舉無敢忤我者。旣命跳舞。汝卽跳舞可耳。喋喋何爲。卡忒向楷達毬所持之槍。斜眸一睇。卽脫帽置座。

據地大舞。體輕而健。旋轉如風。觀者莫不爲之歎美。鼓掌如雷。楷達窯忽又以槍擊地。向卡忒曰。失之太緩。卡忒聞言。旋舞益急。手足靈妙。不啻振翼天衢。正跳舞間。忽若失足一絆。遽爾倒地。觀者爲之哄堂。楷達窯亦置槍囊中。以手擊股。大聲劇笑。笑未已。猛回首一顧。倏覺卡忒自地躍起。鵠立胸前。突舉槍作欲擊狀。怒目疾喝曰。汝亦起舞以相酬。不爾。我將擊汝。楷達窯遭此強迫。實爲創舉。旁觀者見其受辱。皆含笑而莫敢發聲。誠恐肆意一笑。楷達窯或變羞成怒。波累將及。當時楷達窯聞言。雖以奉令爲羞。然已實逼處此。無計可解。遂略作嗽聲。强自步至中央。縱身而舞。惟楷達窯身軀肥胖。輾轉不靈。曾未幾時。額際已溼溼汗下。皮虎佛默觀良久。不

禁啞然失笑。約越三十分鐘，卡忒大聲曰：「止今日我之所以誨汝者，汝其誌之。苟不欲人施以不甘受之事，卽不當以不甘受之事施之於人。理之所在，從古如斯，不能稍易也。」楷達聳面壁言曰：「我豈忘之？汝今設此詭計，使我一時未及措手，墮汝計中，但一之爲甚，其能再乎？」此後汝其自慎。卡忒曰：「我意未必後遇無期，且我今此來，詎惟作無謂之盤遊，卽我之槍法亦未嘗稍遜於汝也。此時楷達聳已徐行向外，身倚闌闥之間，忽聞腦後槍聲大震，彈如暴雨之驟至，不偏乎左，不越乎右，一一從楷達聳耳旁飛擊而過，未幾槍聲旣絕，楷達聳倏已不見，面門上倚立之痕宛然可見，蓋環其三面彈如棋布，而中空一人許，絕無彈痕。」戈利聳歎曰：「壯哉卡君，神乎！」

技矣。皮虎佛曰。楷達齋爲人險詐。今雖犯而不較。恐有後圖。卡忒君乎。槍法雖佳。其必慎之毋忽。

## 第二章 酒肆密談

卡忒問皮虎佛曰。楷達齋自居此處。已歷幾時。皮虎佛答曰。約已蟾圓六度。惟甚不洽於輿情。深望其早赴黃泉。或者卽離茲土。不致被其所凌暴。君前此豈亦曾與之相遇乎。卡忒曰。然頃所言欲訪之友。卽此人也。語頃。排愛區牛公司中諸人。均已紛然各散。肆中惟皮虎佛與卡忒二人相對而已。皮虎佛搔首思索。注目良久。忽以手擊股。大笑而起曰。卡忒君乎。尊顏我已辨別。言至此。又低聲曰。前言誑僕耳。君非醫生。雖名卡忒。但其上尙少一尼字。君其然乎。果爾。請自今與君。

相友。言畢。重欲與卡忒握手爲歡。狀極莊敬。卡忒引睇移時。卽伸手緊握皮虎佛之臂。皮虎佛覺痛甚。然亦未形於色。而身恰不覺。因之欹側。卡忒曰。誠如君言。僕知君非常誠謹。所事不妨直告。賤名君自知之。勿爲外人道也。皮虎佛曰。僕在此間。頗得多數人之信服。卽有流露。亦屬無妨。況僕出言審慎。斷不致遽以所知者告人。今與君無心邂逅。令人相見恨晚。君雖將我手力握。五指間餘痛猶留。但旣一往情深。亦可置諸度外。尼卡忒微哂曰。友生握手言歡。奚有於是。僕所以至此之故。今當爲君陳之。紐約有馬炳拂者。豪富之名。振於全國。聞在此一星期內。擬欲遊畋於亞俄明。以相娛樂。吾探知爲彼鄉導者。卽楷達。察其人。不識確如所聞否。皮虎佛曰。

有之。數日前楷達齋來此小飲。比及酩酊之際。揚揚自得。大肆矜誇。自言彼於紐約得一佳遇。卽導引馬炳挪至此。彼楷達齋於下流社會中。極有勢力。且到此縱纔及半載。而路已一覽無餘。鄉導之任。固所優爲。特不知其何由而得之。尼卡忒曰。彼生長於波斯盾地方。後以仇視者衆。不遑甯處。遂甘作江湖之散人。厥後又曾居紐約。其勢力亦復不小。蓋以上等社會中人。有時思遂其私欲。楷達齋每能出其奇計。以輔助之。以故深得彼輩之心。而其勢力亦因之以膨脹。皮虎佛君乎。汝究屬於何黨。總當事之以禮。尼卡忒曰。尊意適與僕合。誠不論隸於何黨。總當事之以禮。

愧爲我美之良民。皮虎佛問曰。君之欲訪楷達禪也。意固安屬。尼卡忒曰。非他。因聞此間有多數匪徒。專俟馬炳拋之來。將設計陷之以勒贖。楷達禪所以爲作鄉導者。亦思達該匪徒之目的而已。皮虎佛且驚且怒曰。計陷勒贖。楷達禪時有所爲。但豪富如馬炳。拋其人。其權力之大可想。彼何所恃而敢出於此。況此村俗甚善良。豈可任此不法之徒。恣意妄爲。而爲所波累。僕不如先事力圖之。言訖。持槍欲出。尼卡忒急握其手。從容而言曰。倘僅僅爲彼一人。則僕前此已早除之。第彼不過爲多數匪徒之傀儡而已。縱殺其身。於事何裨。而此多數之匪徒。反得以逍遙網外矣。我今密爲查察。必欲一網打盡之。彼楷達禪近居何處。君必知之。請明以告我。皮虎

佛曰。彼所居之穴。甚不易知。此地居民。亦以被竊之牛羊甚夥。料其必與身同匿。以故欲偵得其巢穴所在。心亦甚殷。但僅知其托跡於對岸深山之中。而行蹤詭祕。令人莫測。且羽翼甚衆。誰敢貿然迹之。入此虎穴。尼卡忒微笑曰。我欲迹之。皮虎佛曰。不可。無論此去未必能見。卽見矣。而楷達辯勇藝絕倫。加以徒屬之衆。亦非君一人所能敵。俟僕囑付多人。與君偕往。尼卡忒曰。承君關切。銘感不忘。但僕凡有所爲。未嘗與人合力。此後僕欲僑寓於茲。而蹤跡楷達辯時。不能多所攜帶。尙有箱籠一具。略遲片刻。當自車站運至此間。請君代爲收領。設當衆人之前。則我當僞託爲特克撒之牧牛者。來此欲購新地。以爲畜養之需。而頃間所言。出僕之口。入君之